

本報各稿登載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黃轉陶

夜深了。火爐裏的火光也熄了。血紅般的灰。也一絲絲變了灰燼。室中的溫度。驟然減少。窗外的風聞。呼呼地響。雖然。窗牖緊閉着。隙縫裏難免有一線線吹進來。寒氣遂充滿了一室。雪琴女士獨自一個在室中坐着看書。靜候伊丈夫叔雲回來。渾身冷得和冰一般。腦筋裏也漸漸有些迷糊了。伊抬頭望了望壁上的鐘。那短針已過了一點鐘了。……伊自言自語道。『這麼時候。他還不歸來。外間路上。北風怪冷呢。』

枕亞

富翁胡某忘其名。浙之鄞縣人。胡之先非有鐘鳴鼎食之盛。老屋數椽。聊避風雨。田數畝。足供八口食。如此而已。及胡父以販賣鴉片起家。數月之間。而聚財百數十萬金。後此歷年皆贏。至二十餘歲而居出之數達千萬。胡無兄弟。上心計。慕虛榮。既承父鉅產。猶謂未足。輒鉅款入都。賄請狂某貴人。得以二品銜外簡。三司缺。比抵任。十月而笑納。迭出。卒以望悞。被議免職。去蓋胡之精明足。以爲商人。而弗宜於官。官雖好。出息各有手段。與商才不同。胡則以貿遷之術移而爲官。宜其敗也。胡失官。大債遂復肆力於商。時鴉片雖禁。而價值頗高。不韋之徒。貪重利。常路不畏。死由川滇。越兩經江海關卡。轉販來滬者。實繁有徒。胡爲之收內而密售於人生涯。亦復不惡。而胡性奇吝。雖擁鉅產。未嘗稍助人。及爲諸慈善事業。親戚朋友因急難相告貸者。必勒令書據索實物爲憑。而查其利率有窮。無可抵押者。每至胡憂慮避匿。至終日不敢出。或已借與金。而其人性頑抗不履。行債務胡益痛憤。睡夢爲之弗寧。常于夜中夢呼負債者而詈之。逢人有美田宅及它種財產爲胡所欲。得輒以嫖賭狎邪爲引。誘之。計使不數於用。乃願借款以濟之。而質其產業。其人得款後。輿益豪揮霍益甚。不久則所抵押財產盡入胡掌握中矣。胡以此富厚益甚。然用心過度。年三十餘。髮星眉白體亦漸衰矣。生三子一女。長子以珍寵過甚。有所欲輒令昇之。雖重值弗惜。卒以飲食過節得病而死。胡傷心痛哭。以是致疾。妾十餘。

得倦冰了他急急又想道：『我這時候。不領略香閣春暖。反冒這西北風的滋味。真何苦呢……』
霽琴女士聽見外面一陣叩門聲。知道叔雲回來了。要想喚老媽子出去開門。一看老媽子已很香甜的睡熟。不忍把他喚醒。伊遂自己去開了門。叔雲看見妻子來開門。心裏尤其是奇怪。問霽琴道：『老媽子到那裏去了。』伊回答他說：『伊睡熟了。何必去喊伊起來呢。這峭烈寒氣。叔雲聽了。心裏很是不忍。面上不期而然的現着慟惻之色。我妻子等到這時候。天氣這樣冷。伊獨坐着候我。沒有一些銀色。我那裏對得起伊呢。到了房裏。霽琴看見叔雲面上很不自在。當他冷得利害。急忙把一件厚而且重的老狐皮袍子。披了叔雲身上。還問叔雲道：『外邊北風很大。你吹得冷麼。』遂即倒了一杯熱茶。授給叔雲。叔雲一時感激得說不出話。祇呆呆地對着霽琴罷了。

隔了兩天。叔雲悶坐在家裏沒趣。忽然有許多朋友來約遊窟子。他興緻一時又勃興了。遂即同朋友一起出去。到了媚情的院子裏。媚情見了叔雲。撒着嬌囁的神氣道：『兩天在家裏陪夫人麼。看不起我們這種下賤人了。』叔雲這時候。心裏彷彿又迷住了。急忙向媚情道歉。又胡鬧了一回。

英華英華有限公司

。各人歸家了。叔雲也還到家裏。看見妻子又獨自一個在房裏縫候着。迨叔雲回來。總是問冷問寒。服侍得很是殷勤。叔雲心裏非常難過。幾次之後。叔雲悔悟了。知道妓女都沒有真情。悲啼輕笑。都是假做出來的。纔頭金盡。恐怕就要認爲陌路人了。

他悔悟了。他如今悔悟了。從此他絕跡於妓院了。朋友或者還有約他去的。他總回絕。夫婦間的愛情。因此日漸漸增高。過了二年。有的朋友告訴他說。『媚倩在去年嫁了一個商人。已是脫離了。』

行不得也哥哥

秦生讀於滬。論交得一女子。爲同學。親愛若兄妹。久之。相交益密。發生戀愛。進而結婚約焉。美哉。彼二人之家庭。棄舊從新。界子女以自由之權。今有父頑母黽而專斷婚事者矣。而此二家之父母。則弗然。此大幸也。不一。秦生成婚。伉儷甚篤。形影不離。秦夫人閨閣靜處。喜焚香鼓琴。轉其珠喉。歌歐西愛情之闋。以娛鬢砧。以故秦生雖治絲絨沙發中小睡。聞歌悠然漸入寐。不啻幼稚園中小兒女。聆催

人爭延中西士醫下至卜筮懺禳之事滑然雜施各是其是莫能相下其者體病體弗願尙欲覓針第之歎者胡病乃益劇未幾遂死次子幸賴胡妻撫養漸長成而性習無賴凡諸執紼所優爲者悉備於一人之身胡之姬妾多出身北里間知廉恥胡既死嫡弗能管束諸妾因競招面首爲淫樂無度女方及笄處卑汚之間性爲習移亦與諸厮養奴僕輩所醜醜聲四播趨避皆聞有九七兩姬與胡次子最相得因爭風互鬥七姬敗憤極爲鳩以害九姬胡子悞食之轉瞬斃而胡無後其祀遂絕未幾諸姬各挾私蓄去而胡女亦隨一伶人竊母珠飾值鉅萬亦遁去不知所終時胡產被諸男女揮霍已半至是全家僅胡妻一人不久下世繼爲後者亦不肖更十年遂盡傾其產爲丐奴云

枕亞氏曰。吾前作敗子列傳。聚金村事。言村名聚金。非福也。人或疑爲過甚。其詞然。自此胡富翁事觀之。聚歛求財。而不知厭足。財固得矣。而父子兄弟皆爲財亡。人之不存。家破而血統以絕。爲可哀也。然則聚金非福。吾言固不妄也。與吁。

▲更正 前日無聊齋說蒼賽郭解及呂頤均係林紹灝之江湖竈倖
志敬手民誤排合亟更正

酬應之作。往往數付塞責。故古人不存集中。良有以也。
至友馬達人君。以愈器之德配錢夫人壽徵詩啓見示。并囑
撰詩。于即草四首云。積善之家慶有餘。粵徵嘉瑞到充間。
芝蘭于樹庭階滿。授與琳琅插架書。花甲初開雙壽筵。
僊桃爛漫詭陽天。捧觴上壽笙歌樂。戲綵娛親學古賢。賓
朋四座集賢才。歌頌豐功偉德來。異日纂修入家乘。喬皇
文字盡鴻裁。時局艱難益不支。老人心事要人知。還將節儉
傳兒輩。好把家風共護持

鄭逸梅

眠之歌也。

秦夫人小字曰雲。年事視秦生而弱。習呼生曰哥哥。秦生偶出。夫人便覺寡歡。小別者。且不及夕。而已想煞哥哥。迨哥哥歸。則絮語喁喁。恍如久別。一日之暮。夕陽於其嬌紅。斜射光芒于雲娘所居樓。雲娘與秦生雙坐樓頭。握手比肩。兩情恰欲合而爲一。雲娘忽側身于秦生之懷曰。哥哥。夕陽墜矣。又是一個黃昏。後五日哥哥行矣。儂何可堪。語次。埋首而泣。秦生亦殊凄然。撫之曰。妹妹休哭。哭益增吾離愁。予被飢驅。此舉殊非得已。脫仰事俯畜不虞溫飽者。甯忍絕裾而去乎。秦生且言且握雲娘腕。而弗絕。迨其至。雲娘仰其面曰。哥哥儂欲隨汝去。否則天涯遊子。僕僕風塵。阿誰爲汝料量寒煖。儂殊不放心耳。秦生微吁曰。妹妹痴矣。高堂人在。賴汝承歡。妹妹又烏得隨吾行者。於是雲娘復作嬌態之泣。彌宛轉動人。秦生抱之起。爲拭啼痕曰。妹妹毋然。須知久別重逢。情味乃更深摯。良足償別恨而有餘也。又矧天上雙星。歡會者一年祇一度。脫令妹妹爲織女直將哭殺矣。雲娘聞此解頤語。爲之破涕而笑。秦生笑而吻之。雲娘目送斜陽。悽然作痴語曰。脫令活動之地球。忽焉中止。俾一抹

